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ZUIYUFA

#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齐正学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ZUIYUFA

#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齐正学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齐正学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81141-996-2  
I. ①罪… II. ①陀… ②齐…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0239号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齐正学 译

---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9

字 数：503千

书 号：ISBN 978-7-81141-996-2

定 价：45.60元

---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1  |
| 第一节 ..... | 1  |
| 第二节 ..... | 8  |
| 第三节 ..... | 22 |
| 第四节 ..... | 32 |
| 第五节 ..... | 42 |
| 第六节 ..... | 51 |
| 第七节 ..... | 60 |
| 第二章.....  | 71 |
| 第一节 ..... | 71 |
| 第二节 ..... | 86 |

|              |         |
|--------------|---------|
| 第三节 .....    | 95      |
| 第四节 .....    | 107     |
| 第五节 .....    | 116     |
| 第六节 .....    | 126     |
| 第七节 .....    | 144     |
| <br>第三章..... | <br>161 |
| 第一节 .....    | 161     |
| 第二节 .....    | 173     |
| 第三节 .....    | 183     |
| 第四节 .....    | 195     |
| 第五节 .....    | 206     |
| 第六节 .....    | 223     |
| <br>第四章..... | <br>233 |
| 第一节 .....    | 233     |
| 第二节 .....    | 245     |
| 第三节 .....    | 255     |

|                 |            |
|-----------------|------------|
| 第四节 .....       | 261        |
| 第五节 .....       | 276        |
| 第六节 .....       | 292        |
| <b>第五章.....</b> | <b>301</b> |
| 第一节 .....       | 301        |
| 第二节 .....       | 316        |
| 第三节 .....       | 326        |
| 第四节 .....       | 339        |
| 第五节 .....       | 353        |
| <b>第六章.....</b> | <b>366</b> |
| 第一节 .....       | 366        |
| 第二节 .....       | 374        |
| 第三节 .....       | 386        |
| 第四节 .....       | 395        |
| 第五节 .....       | 404        |
| 第六节 .....       | 416        |

|           |     |
|-----------|-----|
| 第七节 ..... | 428 |
| 第八节 ..... | 436 |
| 尾 声.....  | 445 |
| 第一节 ..... | 445 |
| 第二节 ..... | 451 |

## 第一章

### 第一节

七月刚刚到来，天气酷热难耐<sup>[1]</sup>，傍晚时分，一个年轻人走出他从C巷二房东那儿租来的一间小屋，慢慢地、踌躇不定地向K桥方向走去。

他顺利地避免了在楼梯上遇到他的女房东。他那间小屋，在一栋五层高楼的屋顶下面，与其说像个住人的房间，不如说更像一个大柜子。他从女房东那里租来这个小房间是包括伙食和女仆侍候的。女房东住在楼下的一个单人房中，每当他外出时，都得经过她的厨房门，厨房的门朝着楼梯，几乎一直都大开着。每回那个年轻人经过时，便会产生痛苦而又胆怯的感觉，为此他羞愧得皱起眉头。他欠着女房东很多债，因此害怕见到她。

倒不是说他习惯了胆小和怯懦，甚至完全相反；但从某个时期开始，他一直处于一种很烦躁不安的紧张状态，像患了多疑症。他时常苦思冥想，离群索居，不仅害怕与女房东见面，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他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但最近就连窘迫的处境也已不再使他感到苦恼。他已经不再去做日常必需的事，也不想去做那些事情。事实上，女房东他一点儿都不怕，无论她打算怎样跟他作对。然而，与其站在楼梯上听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事，被女房东追着讨债、威胁、埋怨，自己却又要想方设法地摆脱、道歉、撒谎，那么，还不如想个办法像猫儿似的从楼梯上悄悄地溜下去，不让任何人看见他。

可是，这一次出来的时候，那种害怕遇到女债主的恐惧心情，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

[1] 据作者说，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865年，这年的夏天异常炎热。

“想做那样一件事情，但却害怕一些零零散散的琐事！”他想，脸上露出复杂的微笑。“嗯……是的……事在人为嘛，他却只是由于胆怯而错过一切……这可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真想知道，人们最害怕什么？他们最害怕迈出新的一步，最害怕讲出自己的新想法……不过，我空话说得太多了。正是因为我尽说空话，所以我什么事也不做。不过，大概也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什么也不做，所以才都说空话。最近一个月来我才学会了说空话，整天躺在角落里，想着一些荒诞不经的事。嗯，现在我为什么要去那儿呢？我能去做成这个事情吗？这个事很严肃吗？不是的！这不过是异想天开，为了梦想，自己安慰自己。儿戏。对，大概是儿戏！”

街上热得可怕，而且空气很闷，人群拥挤，到处都是石灰浆、脚手架、砖瓦、灰尘以及那种夏天特有的臭气，这是每个无法租到一座别墅消夏的彼得堡人都很熟悉的臭气——所有这一切一下子就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人本已不正常的神经。在城市的这一带，小酒馆特别多，从这些小酒馆里飘出的臭气，还有那些虽然在工作时间，却不断会碰到的醉汉，给这幅画面又添上了一笔令人厌恶的忧郁色彩。刹那间，极端厌恶的神情出现在这个青年人清秀的面庞上。顺便说一声，他长得很俊美，有一双吸引人的黑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身材在中等以上，纤细而匀称。但是不久他又仿佛陷入了沉思，说得更准确些，似乎陷入了出神的状态。他往前走去，不但不注意周围的一切，甚至不想去注意。他只是偶尔自言自语，对这一习惯，现在他已经自己私下承认了。这会儿他自己也意识到，他的思想有时是混沌的，而且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已经有一天多的时间他几乎什么也没吃了。

他穿得很破，如果换一个人，就算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的人，衣衫如此褴褛，白天上街也会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在这街区，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由于这儿靠近干草广场<sup>[1]</sup>，有许多为人熟知的茶坊酒肆，而且聚集在彼得堡市中心这些大街小巷里的居民，主要是些手艺人 and 工人，因此这儿人员复杂，要是遇见一个怪异的人就大惊小怪，反倒是让人觉得奇怪。但是由于这个年轻人心里满是怨愤和轻蔑，所以尽管他有时也像青年人那样爱面子，可是穿着这身破烂儿外出，他却丝毫不觉得不好意思。当然，要是遇见他某些熟人和老同学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一向不愿意见到他们……然而在这时，有个醉汉，不知是何缘故，坐在一辆由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大车上从街上经过，

[1] 彼得堡的一个广场。

也不知是要把他送往哪里去，这醉鬼从他身旁驶过的时候，突然向他大喝一声：“喂，你这个戴德国帽的！”那人用手指着他，大声喊道。这时，年轻人突然停了下来，慌忙地抓住了自己的帽子。这是一顶从齐梅尔曼<sup>[1]</sup>帽店里买来的高筒圆帽，已经戴得破旧不堪，颜色也因为年久而变色，上面尽是破洞和污迹，连帽檐也没有，帽筒也歪到了一边，上面折出一个很难看的角来。但他感觉到的不是羞愧，而完全是另一种感觉，甚至是一种很像恐惧的感觉。

“我就知道！”他惊慌地嘟哝说，“我就这样想过！这真糟糕透了！这样的糊涂事，这样的微不足道的细节会破坏整个计划！是的，帽子过于显眼……它有些可笑，因此才引人注目……我的破衣烂衫要配一个制帽，哪怕是一个旧的薄饼似的帽子也总比这怪样子的好。谁都不戴这样的帽子，一俄里之内人们就会发现并记住的……重要的是，它要在人心里留下印象，那它就成了——一条罪证了。这种情况就应该尽量地不惹眼……细节，细节是重要的事！这样的细节往往会破坏整件事……”

他不需要走多远。他甚至知道，离他公寓的大门有多少步：整整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想入非非出了神的时候，曾经数过。那时他并不相信这些幻想，只不过是让那种荒唐而又诱人的鲁莽行为来刺激一下自己罢了。然而现在，一个月以后，他已经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幻想了，尽管他总是在自言自语，嘲笑自己无能和不断果敢，却不知怎么，他已经习惯不由自主地把这“没有道理”的幻想看作一项正在实施的事业了，虽说他仍然不相信自己能够办到。现在他甚至想着为完成自己的这一项事业去进行试探，因此每往前走一步路，他心里的忐忑不安就强烈一些。

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几乎要停止了，神经也开始战栗，他走到一幢很大的大房子前，房子的一面临河，另一面墙临街。房子里有很多小房间，里面住满了形形色色的工人——裁缝、铜匠、女厨，各式各样的德国人、妓女以及一些小官吏等。人们不停地在两道大门和两个院子里进进出出。这儿有三四个打扫院子的。那个年轻人走过的时候谁也没有碰到，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大门，往右边的楼梯一拐就上楼去了。楼梯是一条又暗又窄的“后楼梯”，但是对这一切他都已经很熟悉了，并且察看过了，他很喜欢这里的整个环境：这样到处都是处于黑暗之中，即使好奇的目光也没有什么危险性。“如果我现在就这么害怕，那到时候我如果真的要去做那件事的话，又该怎么做呢……”当他走上四

[1] 当时开设在彼得堡的一家帽店，老板为齐梅尔曼。

楼的时候，他不由地想。忽然，几个当搬运工的退伍士兵在这里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正从一间屋里往外搬家具。以前他就已经知道，这间屋子里住着一个有家眷的德国人，并且是个官吏。“看样子，这个德国人大概要搬走了，也就是说，在四楼，在由这道楼梯上来的这个楼梯上，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只剩下老太婆的房间里还住人。这好极了……万一……”他又想，一面又拉了拉老太婆房间的门铃。门铃发出轻微的响声，好像这个铃不是铜的，而是用白铁做的。在这样的楼房中，差不多都使用这样的门铃。他已经忘记了这种门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了，现在这很特别的铃声突然又让他想起了什么，并且使得这件事很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里……他不禁战栗了一下，这回他的神经已经相当脆弱了。过了一会儿，房门开了一条小缝：门里的那个女人带着明显的疑虑从门缝里细细打量着来客，只能看到她那对在黑暗中闪光的小眼睛。但是当瞥见楼梯平台上有不少人的时候，她壮起胆子来，把房门完全打开了。于是年轻人跨过了门槛，走进漆黑的过道。过道被隔板隔开，它后面是个小厨房。老太婆一声不吭地站在他面前，疑惑地打量着他。这是一个矮小干瘪的老太婆，六十来岁的样子，有一双目光犀利并且凶恶的小眼睛，小鼻子尖尖的，头上没包头巾，厚厚的发油涂满了她那两鬓淡黄色的头发上。她细长的脖子宛如鸡腿，上面缠着一块破旧的法兰绒围巾，天虽然很热，但她肩上还披着一件破旧不堪、已经发黄的毛皮女短上衣。老太婆不停地咳嗽，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准是因为年轻人用异样的眼光瞟了她一眼，因而她眼睛里又忽地闪过先前那种不信任的神情。

“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以前您到这儿来过，”年轻人急忙嘟囔说，并且微鞠了一下躬，因为他想起，应该和气一些。

“我记得，先生，记得十分清楚，您是来过，”老太婆说，把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晰，但是仍然用疑问的眼光看着年轻人。

“哦，是这么回事……又是为同样的事来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接着说，有点局促不安，并且对老太婆的不信任感到诧异。

“也许她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我上次没有注意罢了，”他带着不愉快的心情想。

老太婆什么也没说，好像在沉思，然后退到一边，指着通向房间的门，让客人先走，并且说：

“请进，先生。”

年轻人走进的那间屋并不大，屋里贴着黄色的墙纸，窗台上摆着天竺葵，窗上挂着细纱窗帘，落日的余晖照得屋里亮堂堂的。“那

时候，太阳可能也像这样照着吧……”这想法不经意地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脑海中掠过，于是他迅速地扫描了一下屋里的一切，想尽可能察看并把屋里的布局记住。不过屋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家具都很陈旧了，都是黄木做的，一张带有庞大的木头靠背的沙发，沙发前面摆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窗和门之间放着一个带镜子的梳妆台，靠着墙壁放了几把椅子，还有两三幅装在黄色的画框里的没有价值的图画，上面画着几个手里拿着小鸟的德国小姐——这就是全部的家具。墙角里，在一座不大的神像前点着一盏神灯。一切都很干净：家具和地板都擦得锃亮，一切都亮晶晶的。“这是丽莎维塔干的活，”年轻人想。整个屋子里找不出一點灰尘。“凶恶的老寡妇家里时常会这么干净，”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暗自思忖，并且好奇地向通往另一间房间的門上的印花布門帘瞟了一眼，那间屋里摆放着老太婆的床和一个抽屉柜，他还从来没有朝那屋里看过呢。整套房子就是这两间房间。

“你是为何而来？”老太婆走进屋来，阴沉着脸说，仍然和先前一样正对着他站着，眼睛直直地瞅着他的脸。

“我拿了一件抵押品来，您瞧，就是这个！”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旧的扁平银表。表的背面刻着一个地球。表链是钢制成的。

“要知道，您上次抵押在这的东西已经到期了。一个月的期限在前天已经到了。”

“我再付给您一个月的利息，请您宽限几天。”

“先生，是宽限几天还是把您的东西卖掉，这都得由我来决定。”

“这表可以当很多钱吧，阿廖娜·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

“先生，你拿来的东西都是些不值钱的，几乎一文不值。上次您拿过来的那个戒指我给了您两个卢布，但是在首饰店里，花一个半卢布就能买个新的了。”

“请给我四个卢布吧，因为这是我父亲的东西，我一定会来赎。我很快就会得到一笔钱了。”

“要是您愿意的话，一个半卢布，预扣利息。”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大叫了起来。

“随您便。”说着老太婆把表递还给他。年轻人接过表来，气愤得想要走了，但立刻又改了主意，因为他想起，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而且他来这儿还有另外的目的。

“把钱拿来吧！”他粗暴地说。

老太婆手伸进到衣袋里去掏钥匙，然后走向门帘后面的另一间屋

子。年轻人独自一人站在房屋中间，一面好奇地侧耳倾听，一面暗自揣测。他听到她打开了抽屉柜。“准是上面的一个抽屉，”他这样想着。“这么说，钥匙是装在她右边口袋里……全都串在一起，串在一个钢圈儿上……其中有一把最大的钥匙，比其他钥匙大，带有很多锯齿，当然不是开抽屉柜的……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首饰盒或者小箱子……瞧，这多么让人好奇。小箱子的钥匙都是这样的……不过，这是多么卑鄙啊……”

老太婆出来了。

“您瞧，先生：一个卢布，每个月您应付的利息是十个戈比，那么一个半卢布，我该先收您十五个戈比，作为这个月的利息。但是上次您借去的那两个卢布也应该照这样计算，那么我该先收您二十戈比。这么算起来总共是三十五戈比。所以现在您抵押这块表，我还应该给您一卢布十五戈比。那请收下吧。”

“怎么！现在就只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了呀？”

“没有错。”

年轻人没有辩解，收下了钱。他看着老太婆，却并不着急走出去，似乎他还想说点儿什么，或者是做点儿什么，但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阿廖娜·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也许，过几天，我也许还会给您拿一件东西来……银的……很精致的……烟盒……只等我从朋友那里取回来之后……”他心里乱得说不下去了。

“好，那到时再说吧，先生。”

“再见！您总是一个人在家吗？您妹妹不在吗？”他走到过道的时候，尽可能装出随随便便的样子问道。

“先生，您找她有什么事情吗？”

“啊，没什么。我不过这么问问。您现在就……再见，阿廖娜·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

拉斯柯尔尼科夫心慌意乱地从屋里出来。这不安的心情越来越厉害了。下楼梯的时候他甚至又停下来好几次，仿佛有什么事情突然使他吃了一惊。他在街上终于喊了出来。

“噢，上帝！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厌恶！难道，难道我……不，这是胡说，这太荒唐了！”他斩钉截铁地补充道。

“难道这样可怕的想法会出现在我的头脑里？可是我却能想到做这种肮脏的事情！主要的是：肮脏，卑劣，可恶，可恶！……而我，整整

一个月……”

但是他既不能用语言、也不能用感叹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一种极端厌恶的心情在他上老太婆那去的时候就开始使他的心感到憋闷和不安，现在这种心情已经达到如此程度并表现明显，以至他根本不知怎样去逃避。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沿着人行道走着，没注意到来往行人，老撞到他们，直到走到了另一条街上时他才清醒过来。他四下环顾，发觉自己已经站在了一家小酒馆旁边，要进酒馆就得顺着人行道阶梯往下，走到地下室去。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醉醺醺的人恰好从门里走出来，他们互相搀扶、对骂，顺着楼梯走上了街。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多想，就立刻走了下去。在此以前他从未进过酒馆，但是现在他感到头昏目眩，而且正被火烧火燎的干渴折磨着。他想喝点儿冰啤酒，而且他认为自己突然感到的虚弱都源自饥饿。他走到又暗又脏的角落里，坐在一张黏糊糊的小桌旁边，要了一瓶啤酒，贪婪地喝干了第一杯。他立刻觉得全身舒服，思想也变得清晰了。“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他满怀希望地说，“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只不过是身体失调罢了！只要喝一杯啤酒，吃一小块干面包，——瞧，转瞬间就变好了，头脑清楚了，意志也坚定了！呸！这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尽管他轻蔑地啐了一口唾沫，他却显得很高兴，仿佛突然卸下了一副可怕的重担，并且带着目光友好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不过就是在这时候，他也朦胧地预感到，他这种好转起来的心境也是不正常的。

此时，小酒馆中的人已经变少了。除去他在阶梯上碰见的那两个醉鬼之外，紧接着一大群人——五个男人带着一个姑娘，拿着手风琴也吵吵嚷嚷地离开了。他们走了之后，屋子里面就变得安静、宽敞了。剩下一个小市民模样的人，正坐在那里喝啤酒，脸上已经有几分醉意；另一个是他的同伴，魁梧健壮，长着脸灰白的胡子，穿着短外套，腰部已出现了褶皱，他已经喝得烂醉如泥，正躺在长凳上打瞌睡，偶尔，他突然半睡半醒地张开双臂，把手指头弹得啪啪直响，上身不时地动一下，可是他并没有从凳子上站起来，却胡乱地哼起一支什么曲子还尽量地回忆歌词，好像在唱：我宠爱妻子一年了，我宠爱妻子一年了……或者忽然醒来，继续唱道：我走在波德雅切街上，找到了自己的旧相好……可是没有人与他分享幸福。他那个沉默寡言的朋友对他的这种突然发作甚至持敌对、怀疑的态度。屋子那边还坐着个人，看上去，像个退职的官吏。他独自坐在那儿，面前摆着个小酒壶，时不时地喝一口，朝四周望望，看上去也有点儿心神不安。

## 第二节

拉斯柯尔尼科夫不习惯与人来往，而且正像上面说过的那样，他总是避免一切交际应酬，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但现在不知是什么东西使他想跟人接触了。他心里似乎产生了一些变化，于是他开始渴望与人交往。积压在心里整整一个月的忧郁紧张的心情折磨着他，他已经感到疲倦不堪，因此他希望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喘一口气，哪怕只是一分钟也好，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因此尽管这里肮脏不堪，他现在还是很高兴待在这个小酒馆里。

尽管酒馆的老板在另一个房间里，但他常常来正堂，每次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沿着台阶下来进正堂的时候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双精致的、擦了鞋油的、带有红色大翻口的皮靴。他穿着一件腰间打褶的长外衣与一件油迹斑斑的黑缎背心，没系领带，脸上似乎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油，简直就像是一把铁锁。柜台后边站着一个大约十四五岁的小伙计，另一个年纪小一点儿的男孩儿在照应顾客，将客人要的东西端上去。一些黄瓜片、黑面包干和一块块鱼放在柜台上，一股刺鼻的气味从这些东西中散发出来。屋里闷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浓重的酒气充满了整间屋子，在这种空气中似乎不消五分钟，人就会醉了。

有一些时候，当我们忽然遇见一些陌生人，即使与他们素不相识，可不知是何缘故，看到他们第一眼的时候就忽然对他们产生了兴趣。那个坐在距拉斯柯尔尼科夫稍微远一点儿，看起来像个退職官吏的顾客，就给拉斯柯尔尼科夫留下这种印象。后来这个年轻人经常回想起这首次的印象，他甚至认为它是一种预感。他之所以再三打量那位官吏，是因为那位官吏也在目不转睛地看他，明明是很想和他搭话。这位官吏对待在酒店中的另外一些人，包括老板在内，似乎已经看惯了，甚至感到厌烦，而且他对那些人持有几分高傲的蔑视态度，似乎他们身份都比他低，也不如他有学识，所以他觉得和他们无话可谈。这个人五十多岁，中等身高，身体很结实，头发花白，已经秃顶，由于常常酗酒，脸有些肿且黄里透青，眼皮有些肿，两条细缝似的兴奋而稍红的小眼睛在眼睑后边闪着光。但他身上有某种十分古怪的东西，他的目光中甚至显露出一种兴高采烈的神色，或许还带有聪明与才智，不过同时又仿佛隐约显

出精神失常的神态。他身穿一件破旧不堪的黑色燕尾服，纽扣差不多已经掉光了，只有一颗还勉强挂在那儿，他系上这个纽扣，很明显是为了保持一点儿体面。皱巴巴的、污迹斑斑的胸衣从他那件土黄色布背心中心露出来。他的脸也像按官吏的规定刮过的<sup>[1]</sup>，不过看样子已经刮了很长时间了，所以现在下巴又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青灰色胡茬，在风度举止方面，他确实带点儿官吏的派头。但他又坐立不安。他将头发弄得乱七八糟，有时候把头埋在手心里，闷闷不乐地把套在两只破袖子中的手肘支在洒满酒的黏糊糊的桌子上。最后，他直截了当地看了一眼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声断然地说：

“先生，恕我冒昧，可否请您赐教？因为尽管您外表平常，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您是个知识分子，并且很少喝酒。我向来都很尊敬有真挚的感情又受过教育的人，除此之外，我还是一个九等文官<sup>[2]</sup>。我姓马尔美拉多夫，九等文官。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在哪高就？”

“不，我还在念书……”年轻人答道。那个人温文尔雅的言谈与直截了当的搭讪方式令他有点儿吃惊。虽然刚才他有一刹那渴望和别人有点交往，但是真有人先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又忽然感到像平时一样地厌恶和愤怒：他平时对任何一个接近他或者想接近他的陌生人都感到反感。

“原来您是一个大学生啊，或以前是个大学生，”那个官吏大声喊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我有着丰富经验，先生，不止一次的经验！”他将一个手指按到脑门上，以示骄傲，“当过大学生，或者研究过学问！请允许我……”他摇摇晃晃地欠起身，端着他的酒器与酒杯，走到年轻人身边坐下，脸微微斜对着他。他醉了，不过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十分利落，只是稍有些语无伦次和拖泥带水。他几乎有点儿急切地抓住拉斯柯尔尼科夫，似乎他已经足足一个月没和人说过话了。

“先生，”他庄重地说，“贫非罪，这是真理。我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话更有道理。可是，先生，赤贫却是罪恶呀。贫穷的时候，您还可以保持您与生俱有的高尚品德，一旦一无所有，您就绝对办不到了——谁也不能做到！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不是被别人拿着棍子从人类社会中赶出去，就是被人拿扫帚清扫出去，是为了让他受到更大的侮辱。这么做并没有错，因为在赤贫的情况下，我首先凌辱我自己。所以

[1] 按沙俄当时的规定，官吏不得留须。

[2] 1772年，彼得大帝制定“等级表”，所有文武官员分十四等，九等文官相当于军队中的大尉。

我才到酒馆里来！先生，一个月前，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把我太太毒打了一顿。我太太可不是我！您能听懂我的话吗？请允许我问您一下，纯粹是出于好奇：您有没有在涅瓦河上，在运送干草的驳船上<sup>[1]</sup>过夜？”

“没有，从来没有，”拉斯柯尔尼科夫答道，“您为何问这个？”

“告诉你，我就是从那里来的，而且已经是第五个晚上了。”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陷入了深思之中。他的衣服和头发里的确能看见一些干草屑。他也许已经五天没换过衣服、没洗过脸了。尤其是他那双手脏兮兮的，又红又肥，指甲也黑糊糊的。

他的话似乎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尽管这种注意是没精打采的。柜台后边的小伙计们咯咯地笑起来。此时老板也特意从上面一间房间中下来，有意想听一下这个“逗乐的家伙”的话。他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坐下，偶尔懒懒地而又神气地打个哈欠。很明显，马尔美拉多夫在这儿是早就被人们熟悉的。也许正是因为经常和酒馆中形形色色的陌生人谈话，因此他能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对于某些酒徒而言，这种习惯已经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尤其是那些在家被管得很严、受到残酷压制的人。因此跟酒友们在一块儿时，他们便尽力想办法替自己辩解，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逗乐的家伙！”老板大声喊道，“那你为什么不去工作？既然是个官儿，为何不去上班？”

“为何我不去上班，先生？”马尔美拉多夫接着说，他只对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讲话，似乎这问题是他问的一样。“为什么我不去上班吗？一想起我平白无故地过着这种可怜的穷日子，难道我不心痛？一个月前，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打我太太时，我正喝醉了躺在床上，难道我不痛苦？很抱歉，年轻人，您应该也有过……嗯……毫无希望地开口向人借钱的时候吧？”

“是的……但您所说的毫无希望该是什么意思？”

“就是连想都不用想，事先就知道，根本借不到钱。比如说，您事先一定了解这个人，这个最善良、最乐于助人的公民绝对不会借钱给您，请问，他为何要把钱借给我呢？他明明知道我不会还。为了同情我吗？不过随时注意各种新思想的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几天前跟我解释过：在现在的社会，同情心甚至不是科学所允许的，在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英国<sup>[2]</sup>就是这样的。请问，他为什么要把钱借给我？尽管事先早就

[1] 19世纪60年代，彼得堡的流浪汉过夜之处。

[2] 此处指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约·斯·米利的《政治经济学原理》。